**《家传·张汝霖传》**

——一幅明代乡试评卷的卷轴画

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李欣荣

科举考试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为国抡才，让统治者产生“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自豪感；另一方面也深深影响了读书人的个人命途，士子们在文墨间既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踌躇满志，也留下了“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言对俗人”的潦倒失意。在科举考试成熟的明清时代，要想考取进士，必须经历童试（包含县试、府试和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的层层选拔。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了个举人就被视为文曲星下凡，可见科考之不易。又有多少经纶大才在科考中屡次名落孙山，命途淹蹇，潦倒一生，让人不免兀自愤懑：这考官是怎么批卷的？2016年江苏省高考语文卷文言文的考查选用了张岱《家传》一文的节选，其中有他祖父张汝霖参加科考的一些事迹，为我们展现了明代乡试评卷的一些画面。

**原文&译文**

**原文**

 入闱，日未午，即完牍，牍落一老教谕房。其所取牍，上大主考九我李公，詈不佳，令再上，上之不佳，又上，至四至五，房牍且尽矣。

**译文**

进入考场，还没过中午，祖父就完成了考卷，考卷进入了一个老教谕的阅卷处。老教谕将他挑出的考卷呈给大主考官李廷机（号九我），李公责骂文章不好，让他再次呈上，呈上的文章又不好，又一次呈上，到第四次又到第五次呈上，阅卷处的考卷快要没有了。

**文史补给站**

有考试就有考官，考官一般分为主考官和同考官，主考官有两人，同考官则依随考生人数的不断增多而逐渐增加。张汝霖是明朝中后期人，此时的科举考试已经摆脱了之前的多变而不成熟的状况，走向了正规化。乡试主考官由京官担任，同考官由教职（儒学学正、教授、教谕、训导）担任，定制为十八房，即由十八名同考官分房批阅五经试卷。而张汝霖“入南都”，参加的是应天府乡试，同考官定为十四房，有京官、进士，也有教职。很显然，张汝霖的试卷落入了教职手中。

这些同考官分房批阅五经试卷，被称为“房考”，《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各有专属阅卷人，专业性很强，俗称“五经十八房”。主考官和同考官的职能有明确的分工：同考官评定自己主管房内试卷的优劣，负责试卷的黜落和取留；主考官负责评定同考官所取留试卷的高下等第。放榜以后，中举者称呼主考官为“座师”，称呼把自己的卷子挑出来的同考官为“房师”。

文中李廷机三番五次责备房考老教谕呈上的试卷质量不高，让他呈而又呈，是否超出了主考官的职能呢？同考官虽然可以决定本房试卷的优劣取落，但他呈上的试卷必须还得经过他和主考官共同商议之后才能最终判定合格与否。如果本房呈上的正卷被主考官判为不合格，就要从备卷中取，若备卷仍不合格，主考官就会要求从其他房的备卷中取。可见李廷机是在他的职权之内行事。在此过程中，同考官可据理力争，老教谕连续取卷四至五次即如此，照理早应在别房备卷中取，但他仍在竭力维护本房的利益。

**原文&译文**

**原文**

教谕忿恚而泣。公简其牍少七卷，问教谕，教谕曰：“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资耳。”公曰：“亟取若笑资来！”公一见，抚掌称大妙，洗卷更置丹铅。

**译文**

教谕愤怒到哭了出来。李公核对试卷，发现少了七份卷子，就问教谕，教谕说：“这七份卷子非常不通顺，留着作为笑料罢了。”李公说：“赶快把你的笑料拿来！”李公看了之后，拍掌称赞“非常好”，纠正了试卷的评定结果并重新下评语。

**文史补给站**

教谕之所以愤怒到哭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衡文标准和眼光被主考官全盘否定，另一方面是因为考房内出不了中举者，自己自然没有了作为“房师”的资格，将来在官场上也会失去可能的关系网络。同考官的初评对考生的前途有莫大的影响，被他黜落的试卷“复活”的概率实在太渺茫了。“复活”指在评卷结束后，主考官有对落卷进行搜拣批阅、从中选取优秀试卷的权力，以弥补评卷过程中的漏洞。但一般情况下，主考官为了避免徇私舞弊的嫌疑，对被同考官黜落的试卷不敢过分搜拣。很显然，李廷机对老教谕这一房的落卷进行了彻底搜拣，一来源于对老教谕衡文标准的不信任，二来也是行使自己应行的职权，利于公正公平。

试想，如果李廷机没有坚持自己的衡文标准，没有坚持要搜拣那七份被教谕称为“笑资”的试卷，张汝霖在这次考试中又将名落孙山，还得继续在科场挣扎，慨叹命蹇。由此可见，即使在评卷之前主考官下达了自己对评卷标准的基本意见，考官之间的衡文标准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考生中举的偶然性，从而推动了“科场宿命论”的流行。也无怪明朝人将考官同庸医、风水先生相比，讽刺他们是无力评阅试卷的“盲”考官。《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此类描写，对科考中举的偶然性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原文&译文**

**原文**

《易经》以大父拟元，龚三益次之，其余悉置高等。

**译文**

《易经》义的考核以祖父为第一，龚三益第二，其余的人都放在优良等第。

**文史补给站**

乡试和会试一样，都要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五经”义，既考查士子对最基本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认识，又考查他们自身的品行；第二场通过制诏、诰、表等应用公文，来考查他们对重大治国问题的理解和阐述，兼考查举子的公文写作能力；第三场是策论，考查士子对国计民生问题的看法。这三场考试中，第一场最为重要，它被作为录取的首要标准，所以明、清时的科考又被称为“经义取士”。连考试名次也是根据经义来决定的。先把各经房的首卷放在一起，有多少房，这几房的首卷就是前多少名，其中前五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义试卷各占其一，称为“五经魁”。张汝霖的试卷经过同考官的初评后原本被判为不合格，后又经主考官李廷机搜拣，被判为《易经》义第一，从而成为本次乡试的“五经魁”之一，其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而在外苦等放榜的张汝霖又怎能知晓自己柳暗花明般的戏剧性命运呢？

**原文&译文**

**原文**

少不肯临池学书，字丑拙，试有司，辄不利。

**译文**

年幼时不肯苦练书法，写的字既丑陋又笨拙，参加科举考试，总是不顺利。

**文史补给站**

为了有效防止考官作弊，科举考试从宋代开始就实行试卷糊名弥封和誊录法，考官所批阅的试卷并不是考生的原卷，张汝霖怎么会因为字不好看而无法中举呢？

原来，在考官评卷之前，试卷的黜落就已经开始了：受卷官（负责收取考生试卷的特设之官）先根据士子专门研究的经书将试卷分类，然后交给弥封官“撰字号”封记，再送给誊录所，由誊录官手下的工作人员照原卷用红笔抄写，再将原卷（墨卷）和誊录卷（朱卷）交给对读官，由他们组织人员一字一句对读，以防出现誊录错误。在誊录和对读的过程中，如果试卷被发现卷面不整洁，涂抹过多，或者文字不符合程式规定，没有避讳等，就没有资格交给经房考官批阅了。张汝霖的试卷因为字不好看而被誊录官、对读官黜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遇到因试卷不对考官口味、不符合考官的衡文标准而落第的命运，字不好看或许也是张汝霖安慰自己、抚慰伤口的最好借口吧。

**原文再现**

**（2016年 江苏省高考语文卷·文言文阅读）**

〔明〕张岱

祖讳汝霖，号雨若。幼好古学，博览群书。少不肯临池学书，字丑拙，试有司，辄不利。遂输粟入太学，淹蹇二十年。文恭捐馆，家难渐至。大父读书龙光楼，辍其梯，轴轳传食，不下楼者三年。江西邓文洁公至越，吊文恭。文恭墓木已拱，攀条泫然，悲咽而去。大父送之邮亭，文洁对大父邑邑不乐，盖文洁中忌者言，言大父近开酒肆，不事文墨久矣，故见大父辄欷歔。是日将别，顾大父曰：“汝则已矣，还教子读书，以期不坠先业。”大父泣曰：“侄命蹇，特耕而不获耳，藨蓘尚不敢不勤。”文洁曰：“有是乎？吾且面试子。”乃拈“六十而耳顺”题，大父走笔成，文不加点。文洁惊喜，击节曰：“子文当名世，何止科名？阳和子其不死矣！”

甲午正月朔，即入南都，读书鸡鸣山，昼夜不辍，病目眚，下帏静坐者三月。友人以经书题相商，入耳文立就，后有言及者，辄塞耳不敢听。入闱，日未午，即完牍，牍落一老教谕房。其所取牍，上大主考九我李公，詈不佳，令再上，上之不佳，又上，至四至五，房牍且尽矣。教谕忿恚而泣。公简其牍少七卷，问教谕，教谕曰：“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资耳。”公曰：“亟取若笑资来！”公一见，抚掌称大妙，洗卷更置丹铅。《易经》以大父拟元，龚三益次之，其余悉置高等。

乙未，成进士，授清江令，调广昌，僚宷多名下士。贞父黄先生善谑弄，易大父为纨绔子。巡方下疑狱，令五县会鞫之。贞父语同寅曰：“爰书例应属我，我勿受，诸君亦勿受，吾将以困张广昌。”大父知其意，勿固辞，走笔数千言，皆引经据典，断案如老吏。贞父歙然张口称：“奇才！奇才！”遂与大父定交，称莫逆。满六载，考卓异第一。

（选自张岱《家传》，有删节）